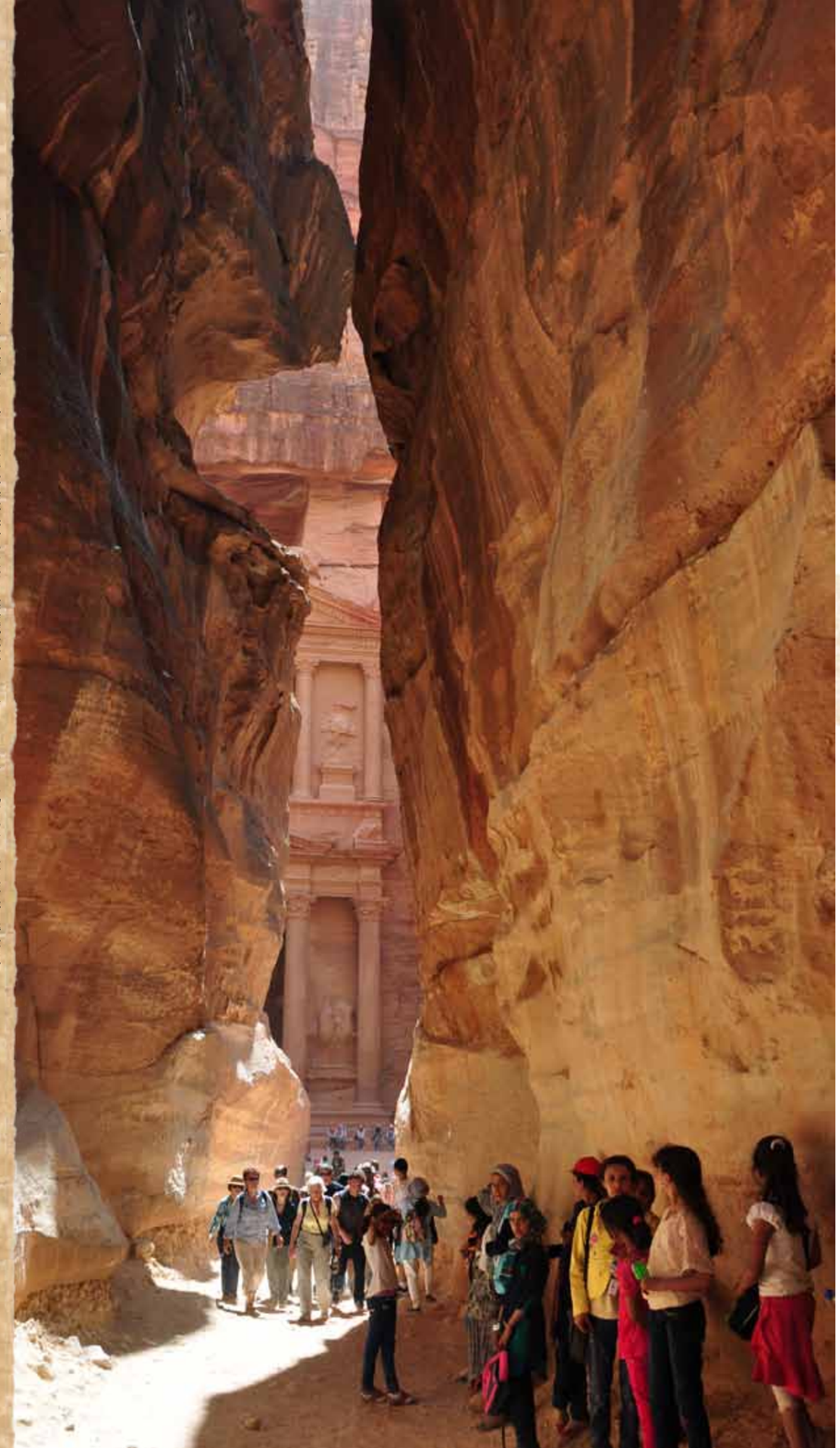
天堂與人間，穿梭中東三國永恆聖地

text & photo 李欣怡

這日，耶路撒冷正舉行慶典，到處是舉著藍色六芒星旗幟遊行的人們，大家引吭高歌，聚集在西牆廣場，一波波湧進的人潮，將西牆擠得水泄不通。好不容易通過層層安檢來到高處俯瞰聖殿山的景致，身旁也正好站了兩位以色列女大兵，看著廣場的舞台表演。此刻的慶祝，讓大家熱血沸騰，慶祝的不只是活動本身，更是這塊上帝賜予「流著奶與蜜之地」，終於重回猶太人懷裡。



左上耶路撒冷的苦路尋找不易，所幸有幾站會有圓形數字標示。 右上著名的哭牆，每日湧進無數信徒及觀光客前往朝聖。

隔天，漫步在耶路撒冷舊城之際，遠方傳來陣陣黑煙，刺鼻的煙燻十分嗆人，一問之下才知道是炎熱的天氣加上乾燥，所引發零星的火災；以色列有三分之二的國土是沙漠，面對四周回教鄰國的敵視，他們終日荷槍鎮守，在惡劣的環境裡，以色列人依舊歡慶、縱情高歌，引以為傲。

每天數以萬計的朝聖者湧向西牆，或對著牆面祈禱，或撫牆哭泣，再將祈願之事寫在紙條中塞進牆縫，來到這裡很難不被這股強烈的信仰所感動。好不容易擠進西牆前方，輕撫巨石堆砌而成的古老牆面，我彷彿聽到數千年以來，大衛王、巴比倫、波斯、羅馬、回教徒以及十字軍在此處攻城掠地的聲音，淒楚而悠遠。西牆又稱為「哭牆」，對猶太人來說，是為無法回到自己國土及聖地而悲，對旅人來說，愴的是這座城市乃用無數生命堆砌而來。

現存西牆是西元前一世紀由希律王所建，也是僅剩的聖殿遺跡，亡國後的猶太人被禁止進入西牆，直到「六日戰爭」猶太人奪下耶路撒冷，才讓以色列的大衛之星旗幟，重新在這塊聖地飄揚。然而西牆之上的聖殿山，以色列決議仍交由伊斯蘭組織管理，使得在苦路朝聖的基督徒、西牆禱告的猶太教徒，以及在聖殿山圓頂清真寺祈禱的伊斯蘭教徒們，罕見地在耶路撒冷和平共處。

右下哭牆分為男、女禱告區，莊嚴的氛圍讓人不敢大聲喧嘩。左下圓頂清真寺除了鍍金的圓頂引人注目外，傳說也是穆罕默德夜行登霄之處。

漫步地勢高低起伏的舊城區，每個轉角都將看見不同風景。

耶路撒冷的美麗與哀愁

走在舊城石板路上，就像走進耶路撒冷三千年的歷史，這座大衛王、亞伯拉罕、耶穌及穆罕默德都曾駐足的城市，每座屋舍、教堂或是市集裡的台階，用古老的姿態告訴人們它歷經的滄桑與恆久，而朝聖者則在高低起伏的階梯裡，尋找聖經在此提及的故事。聖經內容被信徒以當代最雄偉、經典的藝術造詣，建築在全世界知名的教堂之上，德國小鎮歐博阿瑪高更用十年演出一次的《耶穌受難記》歌詠袍，而這些巨作真實發生地，多數都在耶路撒冷，包括最後晚餐的地點、耶穌被猶大背叛的客西馬尼園以及耶穌被釘上十字架前行經的14站苦路等。

苦路的最後5站都在聖墓教堂裡，包括耶穌在髑髏地被釘上十字架、死亡、安葬並復活的墓地，原先的墓地已被建成禮拜堂，每天排隊參拜的人潮絡繹不絕，狹小的空間僅容不到五人，信徒頭靠在墓前跪著禱告，在數秒的時間裡、最接近聖跡之處，完成苦路最後一站；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段苦路，在耶路撒冷實實在在跟著聖經故事走過一回，彷彿肩上的重擔得以減輕、超脫昇華。

每天信徒與軍人是漫步舊城最常看到的景象，他們各自用十字架、槍枝捍衛心目中的耶路撒冷，這是聖地的美麗也是哀愁。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各自聲稱的首都，僅管巴勒斯坦已被以色列佔領成為自治區，國際上仍舊將台拉維夫視為以色列首都；另一個無奈是旅人的護照，已不會出現入境以色列的任何痕跡。因為遊客入境以色列後，將被禁止進入部份鄰近的回教國家，遊客需請以色列海關不要蓋上入出境章，以防被他國拒於門外，而今以色列海關索性只發給一張入出境卡來解決這個問題。

苦路第九站是耶穌背十字架第三次跌倒之處，不起眼的角落現設有十字架及標記，才不至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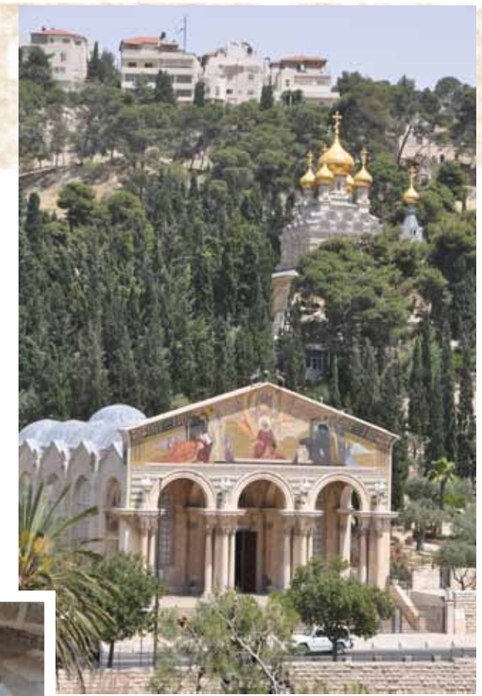
左以色列將六芒星又稱大衛之星，做為國旗的標誌。
右欲了解複雜的以色列歷史，可至大衛塔一探究境，那裡同時也是俯瞰舊城的絕佳地點。

上補圖說 左下相傳此處為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髑髏地。右下補圖說

如果你曾感動於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基羅所雕的大衛像，那就更要造訪他建立的大衛城，而且耶路撒冷的誕生也始自於此。大衛城位於舊城外，雄偉的結構，讓人驚豔於耶路撒冷精湛的建築技術，事實上來到聖城，除了地面上的古蹟，還要往地底下走。大衛城的希西家水道，是猶大王希西家為了防止亞述入侵切斷水源，而下令修築將城外水源引進城內的通道。這也是一段摸黑在水道裡行進的刺激旅程，三十分鐘的步行過程，將感受前人建築的鬼斧神工。另一個地底通道是西牆隧道，位於聖殿山底下，廣闊的通道容許數十人在地底穿梭。這天氣候仍舊是四十幾度高溫，地道卻是通風且涼爽，巨石築成的壯觀牆面及導覽盡頭的大型水池等，許多建築上的不可思議，就和耶路撒冷歷史一般，成為待解的祕密。

另一處在舊城牆外的景點——橄欖山，也是重要的朝聖地。因為耶穌在橄欖山的客西馬尼園被出賣，也在那裡升天，據說末日審判來臨，祂將從此地降臨，而以色列人更相信橄欖山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橄欖山的升天教堂（Chapel of the Ascension）裡頭，還留有傳說耶穌升天時留下的腳印，摸著腳印遺跡，想像祂從這片美麗的山丘回到天堂，我的朝聖旅程也在此結束，離開了既是天堂又是人間的聖地，前往被高牆及檢查哨籠罩的巴勒斯坦自治區——一個失去自由的人間。

上 由希西家所建的水道，其流水依然潺潺地流過大衛城。
下 走一段位於地底的西牆隧道，將見識到前人偉大的建築工藝。



右下 神將再臨的橄欖山，其上蓋了眾多教堂及墓園。
左下 據說這是耶穌從橄欖山升天時留下的腳印。

上乳白色的牛奶教堂，因聖母瑪利亞在這裡哺乳時，將奶汁滴到地上使得岩石全變成白色而得名。 下耶穌誕生的馬槽被改建成教堂，也是至今仍在使用最古老的教堂之一。

伯利恆現場製作的木雕紀念品工廠，價格較耶路撒冷實惠許多。

巴國難民營，硝煙裡的幸福微笑

從耶路撒冷搭巴士往南行，約半小時就到達耶穌誕生地伯利恆，伯利恆位在巴勒斯坦自治區，原本預計從這裡再搭大眾運輸往南移動到其他城市，後來才發現在以色列的遊戲規則到了自治區將不再適用，我必須回到耶路撒冷才有長途巴士開往南部城市，因為大部份巴勒斯坦人是不允許進入以色列，只有「背景乾淨」的巴勒斯坦人才可以，也就是由以色列進入巴勒斯坦容易，要反過來走就要經過檢查哨的層層安檢，尤其越是敏感的城市如傑寧（Jenin），安檢就越嚴格。

耶穌出生在伯利恆的馬槽，就是如今的聖誕教堂。沒有雕刻妝點的外觀，門口窄小須得彎腰而入，很難想像這裡就是聖誕教堂。耶穌出生的地點標誌著十四角星，參觀的人潮眾多，莊嚴肅穆的祭壇，卻沒有絲毫的喧鬧聲。可惜耶穌誕生的喜悅似乎沒有感染這座小鎮，進入巴勒斯坦之後，開始感受到以巴關係的壓迫與對立，所幸雙方都給觀光客特別「友善」待遇，「因為以色列為了給國際好印象，才有雙重標準！」跟我們同在檢查哨接受以色列士兵安檢的巴勒斯坦裔婦女這麼說，她被要求跟其他巴勒斯坦人一同關在鐵牢裡等待安檢結束，而我跟同伴則被士兵特別叫住在牢外等待，隔著鐵欄杆她不可置信地看著這一切。

限制自由的不只鐵欄杆，還有無盡綿延的圍牆及檢查哨，以色列隔絕了恐怖攻擊，卻也阻斷了巴勒斯坦復國的可能。所幸不自由的土地上有國際援助的標誌，梵蒂岡贊助伯利恆旅客服務中心成立、國際志工援助難民營、英國塗鴉教父 Banksy 在圍牆上作畫等。冰冷堅硬的高牆上寫滿一則則以色列士兵對巴國居民不人道對待的故事，也繪上人們祈求和平的塗鴉，將手上的武器換成鮮花，持槍者變成燦爛微笑的女孩。然而和平，對這塊土地來說一直是遙遠的夢想，從前以色列人渴望復國，現在則是巴勒斯坦人的願望。

下一站來到 Ayda 難民營，從進入巨型鑰匙大門開始，我們就受到一群小朋友熱烈歡迎，走訪營區時又巧遇三個正在嬉戲的小孩，對我們露出害羞又開心的微笑，一直跟在後頭又笑又鬧的，最後才不捨地揮手再見，我也對他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這張鏡頭拉遠的影像，呈現出三個小孩四周是垃圾及斑駁牆面，即便如此，卻是此行最美麗的風景。

巴勒斯坦存在兒童的樂園嗎？答案是有的，鄰近納布盧斯（Nablus）有一座巴勒斯坦最後的動物園——Qalqilya Zoo。在以巴衝突與極少外援的情況下，由園區員工奮力維持的樂園。由於巴國英文及大眾運輸不發達，遊客不易到達，在當地人協助下，一字字用阿拉伯字寫下目地的，再一路找會英語的人來問路，從耶路撒冷開始，我們搭公車再換兩次共乘計程車，最後搭了一趟計程車才總算抵達。

動物園的營運僅管歷經重重困難，園區負責人努力不讓籠子空著，在這座巴國小孩天堂裡，有熊、獅子、鱷魚等珍稀動物，也有雞、鴨、兔子及黃金鼠，對待逝去的動物，則製作成標本，繼續「生活」在園區裡；另一邊則是規畫有著摩天輪、碰碰車的遊樂園。一切從簡的設備，這裡是巴勒斯坦人心中的天堂。

左上對於逝世的動物，園方用原始的技術將其做成標本，繼續保存於動物園內。右上園內設施簡單，卻是巴勒斯坦小孩的遊樂天堂。下甚少觀光客來訪的動物園，當地小孩目光停留在我們身上比柵欄內的動物還多。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自治區築起一道道圍牆，減少了境內的恐怖攻擊，卻也限制巴國人民的自由。

難民營入口蓋了大型的鑰匙及孔洞，裡頭是與一般住家無異的建築，被以色列高牆圍住。

左水泥建築而成的巴勒斯坦難民營，牆上塗鴉是人民無言的控訴。右難民營裡的小朋友非常歡迎觀光客來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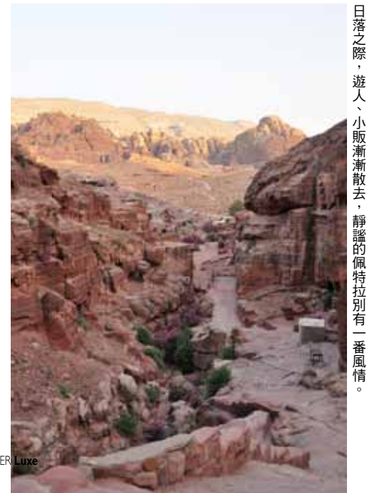
上修道院是佩特拉第二重要的景點，因位置遙遠常被遊人忽略。下被稱為「寶藏」的古蹟，在日落餘暉照射下，呈現迷人的粉紅色。

佩特拉古城面積廣闊，遊人可選擇乘座駱駝往來。

前進沙漠，當一日貝都因人

鄰國約旦貝都因人的天堂在哪裡？我想是在沙漠裡。長久以來他們世居在那裡，《阿拉伯的勞倫斯》電影拍攝地同時也是他實地造訪的瓦迪倫，奢華的沙漠之旅現在成為歐美遊客的最愛。瓦迪倫入口矗立高聳的黑色巨岩，被稱為「智慧七柱」，這是勞倫斯名著的書名，他寫下與阿拉伯人併肩對抗土耳其佔領的傳奇過程。坐上吉普車，我們緩緩駛進貝都因人的世界——黃澄澄大漠遍布的嶙峋山谷。

跟著當地人在沙漠馳騁、喝貝都因茶，中午到導遊母親的帳篷中享用午餐，習慣原始的她獨自一人生活在沙漠中，由黃狗與豢養的山羊陪伴。一路上絕少人跡，只有在觀光景點時才會遇到零星的歐美觀光客。



日落之際，遊人、小販漸漸散去，靜謐的佩特拉別有一番風情。

夜宿沙漠以天為被，耳邊傳來導遊的歌聲，愉悅而悠遠。

瓦迪倫嶙峋多變的地貌，非常壯觀。

到了夜晚，更只有導遊與我們三人在沙漠中過夜。皎潔的月光下，萬籟俱寂，帶著被子我們躺在沙漠裡，看數不清的星辰閃爍眼前，流星一顆顆劃過，在壯闊的宇宙裡才感覺自己的渺小，一切煩惱就像山谷的一粒細沙，被瓦迪倫的晚風吹散無蹤。導遊一邊用當地語言吟唱著聽不懂的輕快歌曲，一邊說住在市區的他還是習慣來沙漠沉澱焦躁的心情，「這裡是我的百萬大飯店。」他笑道。

另一個貝都因人生活的城市佩特拉，無疑是約旦最熱門的觀光勝地。兩千多年前，納巴泰人利用岩壁鑿刻出神殿、宮殿、圓型劇場、墓地等，遍佈佩特拉山谷，直到1812年它才重新被世人發現，就像一座失落古城，用它雄偉的建築訴說曾有的榮光。載著印度香料、中國絲綢與非洲象牙的駱駝商隊，往來運輸東西方的貨物，可觀的獲利讓納巴泰王國在當時極具影響力。經過無數峽谷後，一座粉紅色神廟從狹窄山壁中乍現，這是約旦官方用來宣傳觀光的代表景觀。這座被稱為「寶藏」的建築融合了希臘及納巴泰藝術，原先是作為國王墓地使用，後來據信被當成神廟。日落來臨，觀光客散去，太陽餘輝將山谷染成另一種色彩，我終於了解為何佩特拉又叫「粉紅城市」。

上瓦迪倫的吉普車之旅有一日及多日遊，帶遊客深入貝都因人的世界。下騎陽下遊人躲到帳篷裡，跟著貝都因人烹水、喝茶，慵懶地享受沙漠生活。

死海旁的私人海灘座擁日落美景

續往約旦北部行進，我們來到世界上最低的湖泊——死海，感受恣意飄浮水中的樂趣。站在岸上就可看見海底有大量的白色鹽層沈澱，高鹽度的海水讓人可以直接或趴、或躺在海上，每人臉上、身體都塗滿海底挖起的礦物泥，享受中東獨特的 SPA 體驗。平靜無波的水面，在夕陽映照下格外迷人，就像中東多變的面貌，神聖中帶著憂傷，壯闊裡藏著神祕，令人難以忘懷。回程中遇到牧羊人趕著羊群歸途，耳中彷彿傳來瓦迪倫導遊吟唱的歌聲，堅毅又樂天的旋律，在約旦山谷中迴盪。

死海底部可見白色的鹽層沉澱

左日落的死海帶點涼意與蕭瑟 右回程巧遇牧羊人友善地跟我們揮手，與世無爭的模樣，彷彿世上所有繁囂皆已從此地遠去。